



抗日战争文学丛书

无住地带

雪克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著名老作家雪克同志继《战斗的青春》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战斗的青春》一书曾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希望这部作品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品以抗日战争中冀东大暴动为背景，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以罗森为首的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杀敌斗争故事，揭露了日军官兵在战争中的思想矛盾、复杂心理以及侵略者的凶残、野蛮。小说中，感人的爱情故事和血腥的战争场面相互交织；背景广阔、气势宏大；情节曲折、故事精采，既有较好的艺术魅力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责任编辑：马秀华

美术编辑：宋丕胜

书名题字：李应奇

封面设计：邓先荷

抗日战争文学丛书

无 住 地 带

(上、下)

雪 克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1/32 20.375 印张 508 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1.00 元

ISBN 7-80505-246-8/I·238



高
九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九月，我由北京赴南京，在南京期间，曾到南京长江大桥工地，看到大桥正在紧张施工，感到非常高兴。

大桥的建成，将大大缩短南北交通时间，对促进我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我衷心祝愿大桥早日建成通车。

此致
南京长江大桥工地全体同志

高九

（高九）

《抗日战争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为配合对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本社特选编《抗日战争文学丛书》一套，内收孙犁著《风云初记》，袁静、孔厥著《新儿女英雄传》，李英儒著《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著《敌后武工队》，雪克著《无住地带》。以上五部作品，前四部均为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名家名著，此次编入本丛书，经征得作者或作者版权继承人同意，并承蒙享有出版专有权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慨允，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无住地带》是著名作家雪克遗著，由本社初次出版，相信也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9年11月

目 录

第 一 章	不屈的山·····	(1)
第 二 章	唐山风雨·····	(13)
第 三 章	捉放中岛·····	(32)
第 四 章	九神庙之刀·····	(50)
第 五 章	编外敢死队员·····	(69)
第 六 章	武士之命运·····	(82)
第 七 章	暴雨梨花·····	(96)
第 八 章	雾灵沉梦·····	(112)
第 九 章	骂下卢龙·····	(125)
第 十 章	铁营风云·····	(142)
第 十 一 章	八百里血路·····	(150)
第 十 二 章	重投火海·····	(173)
第 十 三 章	樱子泪·····	(188)
第 十 四 章	复仇篇·····	(205)
第 十 五 章	赤木之死·····	(217)
第 十 六 章	自裁剑·····	(235)
第 十 七 章	岬山之战·····	(253)

第十八章	长城的儿子·····	(270)
第十九章	绝壁金莲·····	(282)
第二十章	巧遇·····	(297)
第二十一章	艰难的重逢·····	(309)
第二十二章	赶驴过关·····	(323)
第二十三章	风高亮甲台·····	(341)
第二十四章	挥戈冀北·····	(353)
第二十五章	潜逃·····	(369)
第二十六章	激战之前·····	(390)
第二十七章	雾灵绝顶·····	(401)
第二十八章	空谷硝烟·····	(412)
第二十九章	无住地带·····	(428)
第三十章	冲出地狱·····	(448)
第三十一章	木兰布通飞骑·····	(464)
第三十二章	荒原会战·····	(476)
第三十三章	绝密战略情报·····	(495)
第三十四章	老虎磨牙·····	(510)
第三十五章	长城神斧·····	(522)
第三十六章	离离原上草·····	(545)
第三十七章	霏霏杏花雨·····	(557)
第三十八章	悲歌落雁湖·····	(570)
第三十九章	血染碎石川·····	(584)
第四十章	奔袭·····	(596)
第四十一章	平谷秋风·····	(612)
第四十二章	野虎山决战·····	(625)
后记	·····	(646)
写在最后的话	·····刘国华	(647)

第一章 不屈的山

1937年夏。

夜雾茫茫。连绵陡峭的雾灵山峰，笼罩着神秘的寂静，在飘忽流动的浓雾中时隐时现。森林迷迷蒙蒙，雾露凝聚欲滴。突然，山间响起猫头鹰的叫声：

“咕咕喵……呱……呱！呱！”

“嚎！嚎！”“呜！呜！”各种鹰鸟应和着。

“噗楞楞！”一阵鹰飞枝动，露雨“刷刷”，随后，又是万籁俱寂。

怪石错落、藤蔓低垂的山旮旯里，掩映着一个山洞。洞内火光摇曳，一群大汉围着篝火，在紧张的气氛中低声谈论着。一个方脸、卷胡须、身体粗壮的大汉和一个穿米黄协和服、风度翩翩的男子脸色严峻，眉头紧锁，你一言，我一语，象在商量什么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

这正是威震热河一带的两位绿林英雄。壮汉是1935年领导抗日大暴动英勇牺牲的著名起义军领袖“天下抗日第一军”军长孙永勤的部下、铁匠刘青峰。脸上一块深深的刀疤，腰间斜插两支驳壳枪，使他显得威

严冷峻。旁边那位英俊男子叫杨二东，“抗日独立旅”司令，人称杨二。他出身武林世家，武艺高强，勇猛过人。为报仇杀过一个汉奸地主，遭到缉拿后，上山拉起杆子。1935年大暴动时，虽奋战沙场，出生入死，却未能救出孙永勤军长，至今饮恨不已。后又曾三次举义，均未成功。如今两人在山涧密约谋划，准备再次组织抗日暴动。刘青峰的弟兄们：瘦高个子年振标，横短粗壮的张唐，吊睛宽肩的樊山鹰，还有青峰的儿子刘大祥，嘬嘬嘴，门楼头，一副憨傻相。几个人一溜儿站在他身后，瞪大眼睛屏息地听着。

正说着，从洞外急急走进一个年轻苗条的女人。她扛着篮子，步态轻盈洒脱，径直走到青峰身边说：“爹！情报！”，一边把从发髻中取出的纸条递给刘青峰：“鬼子和满洲队的活动都在上边。”她静静地站在火堆旁，火光照耀着她的脸庞。

这是青峰的儿媳林雪，雾灵山有名的美人儿。这里流传着一句话：“离宫的杨柳出水的荷，林家的女儿天上的鹅。”难得的是，她不仅容貌美丽，而且精明能干，在起义队伍里专门负责情报工作。

刘青峰和杨二东迅速看完情报，刘青峰说：“二弟，情况很危急！今天我去吊兰峪西口摸情况，亲眼看见各村被抓去的人都集中在那儿挖活埋人的大坑。十好几个人被捆在树上毒打。佐佐木还放出风来，说如果老百姓不给他们送信儿，不领着他们抓住咱俩，就把这些人全活埋了！我看咱们不能等八路军了，提前干吧！虽说力量悬殊，也不能见死不救呵！”

杨二东说：“就是这话！弟兄们全急了，都撺掇着我来找你联络这事儿。”

“爹，我有句话。”林雪郑重地插进来说。

“你说。”刘青峰和杨二东异口同声。他们一向都看重林雪。

“提前起义，就更得好好计划计划，尽量找一个把握大的办

法。我看别直接打吊兰峪。现在半壁山据点兵力空虚，好打。如果咱们把佐佐木的老窝给端喽，他肯定往回跑。”

“不行！”刘青峰决绝地摇摇头，“不赶趟！这不比平时打仗，这是去救命，早一会儿是一会儿。”

“要是佐佐木设下圈套呢？”林雪问。

“为了救人，就是火坑也得跳！”杨二东早已按捺不住，站起来说：“大哥，事不宜迟，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就在老虎沟东山老地方会合。”说罢拱手道别，一阵风似地带着人走了。

刘青峰也急忙带着自己的弟兄向洞外走去。

刘大祥故意落在后面，等林雪跟上来，忙走过去说：“你别操心了，听爹的吧。快回去把妈和雪花她们转移喽。”见四下无人，一把搂住林雪，紧紧拥抱了一下，才匆匆追赶上去。

林雪心乱如麻，望着一行人疾速离去，被雾蒙蒙的夜色吞没，叹了口气，转身向兰花峪方向走去，渐渐隐没在浓雾中。

林雪回到家，一进门，女儿雪花象小鸟似地向她飞来。她一把抱起来，亲了又亲。雪花长得酷似母亲，俊秀灵气，谁见了谁爱。林雪更是视如珍宝。她三下两下把家里的东西归置完，托村里的石五叔和傻柱子把婆婆和雪花带到杏花峪潘姨姥姥家。然后回家，系上装了二百多发子弹的皮转带，别好驳壳枪，背上水葫芦，便和全副武装带着猎狗的登山大伯一起上山了。

第二天近黄昏，刘青峰、杨二东率部在吊兰峪西川口突袭佐佐木警备队及伪军，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刘、杨抗日起义军拼死救出了部分群众，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刘青峰、杨二东战死，数十名起义战士被俘。

川里静下来，山野无风，暑气未退，闷热难当。佐佐木大尉洋洋得意地骑在一匹高大的栗色战马上，率领三百多日伪军警，押解着被俘的抗日起义者走来。

佐佐木是个少壮军官，魁梧的身躯和蛮横可畏的仪表，使他

在大多数是矮个子的日本军官中显得鹤立鸡群。对于现在的职务，他是满意的。在整个燕山地区，他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他可以随意奸淫中国妇女，可以随意拿走这土地上任何东西，可以随意砍下中国人的头，或者活埋、枪毙，或者当作靶子练习劈刺、射击。他深深感受到作为征服者的“快乐”，并且尽情地享受这种特权和“快乐”。什么“王道乐土”？他从不讲这些。他认为征服就是征服。征服者的意志就是真理，别的都毫无价值，都是欺骗支那人的小戏法罢了。

“快地走！快地走！”警察们学着日本鬼子的腔调喝叫着，用棍子乱打俘虏。人们个个被打得浑身血污，一瘸一拐，走一步一个血印。他们是被毒气熏倒后被俘的。现在依然浑身无力，头疼欲裂，哪里迈得动脚步。他们沉默地一步步前行，心里都明白是在走向残暴的刑讯室或者刑场。

一个俘虏晕倒在地。佐佐木挽着马缰绳从旁边缓缓走过来，拔出手枪向他连开三枪，策马走了过去。几个警察一齐上去把尸体踹下山涧，然后若无其事地拍打拍打两只手。一个，又一个。不大工夫，七、八个起义弟兄就这样象被踢干草似地踢下了山涧。

押解俘虏的队伍进入了一个又穷又小的山村——桦木林村。

一群黑瘦如柴、赤身裸体的老百姓被赶出来，夹道欢迎凯旋的佐佐木大尉。伪村长带头摇晃着小太阳旗儿，喊着欢迎皇军的口号。每个村民都得作出笑脸，如果谁的表情不对头，就可能被认为是反满抗日嫌疑分子。

这当儿，东面半壁山爆炸声剧响。火光冲天而起。两个日军士兵从东打马飞驰来到佐佐木跟前，跳下马来喘息着报告：

“报告！八路军进占了半壁山，烧毁了营房，警所，炸了碉堡。我们在外面巡逻，才突围冲出来。我军和满洲军部队下落不明。”佐佐木一听，心头一震，知道遇上了劲敌。

原来，八路军四纵队早些时候奉命挺进冀东热南，兵分两路。南路由石司令指挥，出太行，穿冀中，过通州，袭昌平，攻顺义，直捣平谷；北路由丁政委率部队在北平、南口之间突过平绥路，直抵热河南部山区。先由肖明大队攻下康庄车站，掩护主力于八达岭、康庄之间夜过平绥路。肖明大队当即攻入延庆、占领永宁，继而连续作战，挥师攻下四海据点。大队随即东进，在沙峪、怀柔之间与日寇遭遇，激战三小时，全歼日军精锐教导队百余人。大队继续前进，经汤河口，董各庄过白河，在古北口南，石匣附近强渡潮白河，进入雾灵山区，直逼兴隆城外。肖大队长是个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年轻指挥员，一到就立即带人视察地形，了解敌情，部署攻城战斗，决心立即攻下兴隆。新任大队总支书记罗森也马不停蹄，立即率领一个连队进入鹰爪营子一带观察地形，侦察承德以南及长城沿线敌情，准备阻击增援兴隆县城的日伪军。这时，得到了地方抗日武装受到严重打击的情报，便当即派部队来支援。

佐佐木传令加强警戒，改变方向，押俘虏奔马兰关前进。这时，突然四面山头有人影晃动。清脆的机枪声响了。子弹从三面山头射来。满洲军尖兵连在交叉火力猛击之下，纷纷死伤倒地。日伪军仓促应战。被俘的人们趁机弄断绳索，与押送的敌人搏斗夺枪，奋力奔逃。八路军冲锋号凄厉嘹亮。战士们呼喊着重入敌群。佐佐木看势头不妙，连忙下马，扔刀，脱下长筒靴，让一个伪军士兵脱下鞋来给他穿上，狂奔而逃，直跑得听不见枪声了，才站下来。他立在山坡上，回头一看，自己的队伍也七零八落地朝这边跑来。半壁山红火青烟仍在升腾直上天空，据点被攻占了。他不由咬牙切齿，顿足吼叫。

夜半时分，吊兰峪西山的树林里，响着嗡嗡的人语声。树影中，三三五五的人群，立着的，蹲着的，坐着的。有的在细声交谈，有的象在争吵。被打散的部分起义战士经过千辛万苦，又重

聚在这儿。林雪头发散乱，一脸汗污，衣服扯破了好几处。她快步走近人群，急急寻觅着。

几个人见她过来，都迎上来。

“我是说，”一个穿半旧协和服的中年人分辩着，“这不明摆着嘛！开会的头头们被打死了。没有死的被日本人抓走了。这儿又得被围。这次怎么也不行了。何必等着挨抓，不如回家算了！”

“回家？回家就不挨抓了吗？”

“乡亲们，咱们不行啦！认了吧。还是自首吧！那样我们还可以活下去。谁家里没有老小？”一个尖细的声音响起来。

“咱们的军队都不敢过来，咱能怎么办？”

有人喊叫：“乡亲们！刘大哥、杨二哥都死咧，我们跟着谁？……这可咋办哪？”

人群中传出了哭泣声。林雪听到这儿，犹如冰水浇头，几乎晕倒过去。那尖细声音还在喊叫：“走吧！都跟我走吧！张团总的代表、团副葛先生就在鹰爪营子等着呐！跟他一说，写上个名就算完了。”话音刚落，“砰”一声枪响，那讲话的人“噗”地栽倒在地。人群一阵骚乱，忽见樊山鹰脸色铁青地站在陡坡上，枪口还在冒烟。

“乡亲们！樊山鹰回来了。刘大哥和杨二哥的尸体也抬来了。”有人喊着。人群一齐拥上去。

“年振标来了！还有刘大祥！刘大祥也冲出来了。”又一个人喊。

林雪急忙拨开人群四下寻找。在两行大松树下，人们正围着樊山鹰问这问那。樊山鹰高出人们一头，他那鹰鼻鹞眼在月光中分外醒目。他悲怆地回答着人们的问话，不时拭一下眼泪。傻柱子拉着刘大祥跑过来。林雪迎着大祥急跑过去，眼里含着泪花。抬着刘青峰和杨二东尸体的人们走过来，林雪、刘大祥扑上去，

扶着爸爸的尸体失声痛哭。潘大娘也跑过去伏在她丈夫杨二东的尸体上哭得昏死过去。人们赶紧去扶她坐起来，给她捶背。人群中一片呜咽抽泣声。年振标、樊山鹰叫人挖了坟坑，把烈士们用松枝裹着埋葬了。

年振标招呼人们到草坪上集合。月下，莽莽苍苍的森林中，人群站了黑压压一大片。哨兵在森林边缘伏在一块山石背后警戒着。

年振标面向大家，立在一棵倒伏的死树上，激动地挥着手大声说：“弟兄们，我们不能叫小鬼子吓倒，不能散伙！我们的队伍还要打下去！今后，我们编为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我任大队长，樊山鹰任副大队长；张唐任第一中队长，杨敬七任第二中队长；刘大祥任第三中队长。谁要是孬种，谁就滚！要打鬼子的留下！”话音刚落，人群中响起阵阵热烈的话语声，争辩声。

有人主张拉起队伍投奔八路军，不能再傻干死拚，落个失败；有人主张独立干，打出独立第一团的旗号；还有人主张去找国民党……争着，争着，有几个人竟在树林中扭打起来。年振标走过去大吼一声：“住手！”他立在大石头上，坚决地宣布：“刘大哥为救国先死了，我年振标接茬儿干！为了不再白流血，我决定投奔八路军！”一片肃静。年振标神色严峻地扫视了一下夜色中的人群。

林中老树参天，树叶遮蔽得几乎难见星光。四周苍石嵯峨，只听见风声飒飒。在那巨松笼罩的草坪上，是才埋的刘青峰和杨二东的新坟。年振标把人们带到坟前，手拄大刀，单腿跪下，用他那悲痛苍哑的声音叫了一声：“刘大哥！杨二哥！”他竭力压抑着悲愤的感情，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慢慢地，用颤抖的声音说：“为国死难的弟兄们！我带领还活着的兄弟姐妹向你们起誓！”人们参差不齐地用悲痛的低音响应着：

“我们起誓！”

“我们起誓!”

“重新拉队伍,为你们报仇雪恨,抗日救国!宁死不当亡国奴!决不给雾灵山人丢脸!”

“报仇!报仇!”

“宁死不当亡国奴!”

山风呼啸,似乎在响应这悲壮的誓言。人们举起大刀、长矛、鸟枪。在飒飒山风中,传出了林雪压抑的悲泣声。

这时候,罗森率队乘胜追击敌人,直到长城马兰关口附近一带,见敌人过长城而去,这才返回。他命令侦察排长戴明带两个班去打扫战场、运送伤员。自己带连队北上。沿途路过桦木林,远远看见有群众在村头活动。进入伪满之后,这是第一次大白天看到这么多群众。他们走近一看,不觉大吃一惊,除了少数几个穿大褂的伪村长穿协和服的办公人之外,男女老少全都赤身露体,黑黄枯瘦,光着泥脚丫子。女人们披散着头发,露着干瘪的乳房。大多数人只在腰间裹着一块布片、破麻袋片,有的手拿一小块羊皮之类的东西遮着下体,而更年幼的女孩子们则干脆裸体。完全没有陕北、冀中姑娘们那种活泼的神态,简直就象一根根黑黄的木头,眼里闪动着惊惧、迷惘的目光。战士们不敢看她们,有的偷偷抹起眼泪来。这些佃户被迫种植罂粟,每年给日本人和地主生产价值千万元的烟土,可他们却被剥夺了一切,简直不如牛马。

“司令官来了!”

村长喊了一声。人们伸颈探头地望着。三匹大红马“踏踏”地奔驰而来。前边马上一位面色微黑的青年军人是大队领导人罗森,后边两个人,白净脸的是陈三虎,黑红脸的是刘文豹,人们叫他黑豹。他干脆就改名叫黑豹了。人们惊奇地看着罗森向老年人问好握手。他们不懂得握手,见罗森伸出手来,一个个不知所措。这当儿,一个身强体壮、胡须花白的男子,跑出来

和罗森握手问好，问罗森贵姓大名，并自我介绍说：

“我叫赵登山，当年走京闯卫当厨师，如今在承德开肉杠，家住兰花峪，有啥事要办，只管来找我赵登山。”

罗森对他表示感谢。一个白胡子身体佝偻的老人凑过来问罗森：“你们是哪个军头？”罗森刚要回答，赵登山对他耳边大声说：

“樊大叔！他们是八路军！”赵登山伸出右手食指和拇指比划了个“八”字说：“是共产党的队伍，就是朱毛红军！”

老人点头拈须笑了说：“啊？朱毛红军？听说过！”说着拄着手杖不住地点头，冲罗森打躬作揖表示欢迎。

罗森作揖还礼。命令连队原地休息，并动员指战员们，每人脱下一件内衣，集中起来送给无衣穿的妇女老人和孩子。出关之前，指战员们每人都发了三套单衣穿在身上防寒，拿出一件也不太困难。罗森带头脱下了一身衣服。当战士们和宣传队员把这些衣服送过去时，人们用手托着衣服直发呆。“哇”地一声，有的妇女哭了。她们都抱着衣服跑回家去，急忙穿上又跑了出来，互相端详着，一个个破涕为笑，紧紧围着队伍不肯散去。

罗森叫把缴获半壁山据点的食品和粮食驮来两驮子分给大家。赵登山紧帮忙活，活象个八路军代理人。

这天夜里，林雪回到家中，实在疲乏了，手枪顶着子弹，就伏在桌上睡着了。忽觉得有人推她，见二大娘对她小声说：

“赵登山领来了一个年轻的八路军，说是来看你的。听说你睡着了，在门外溜达一会儿了。看哪，他来了！你快叫人家到屋里来，我回家去做饭。”说着就走了。

林雪赶紧理理头发，抻抻衣服，又用手巾擦了把脸，迎出门去。只见一个穿着灰色军装的青年军人在院里站着，眼巴巴望着屋门口。两人一打照面，林雪怔住了：怎么这样面熟？不由端详起他来。那军人早抢过一步说：“雪妹，不认得我了？”啊——那

粗黑的剑眉，楞角分明的脸庞，特别是那张使人印象深刻的漂亮的嘴，——“宝森哥?!”罗森使劲点点头，热烈地握住林雪的手，用力摇了几下。

林雪心里忽地一热，紧接着又一阵心酸，不由眼窝发热，嘴角抖动。她竭力咬牙压下自己的感情，尽力用平静的语调说：“进屋吧。”两人边朝屋里走着，四年前的一切都在林雪的心里翻江倒海般重现出来。

那是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的年月，罗森作为少年小护兵曾随赵登禹师长住在林雪家中。后来罗森负伤，又在她家将养。当时林雪是在通州上高小的女学生，因兵荒马乱辍学回了家。二人年龄相当，救国意志相投，心心相印，感情日深，秘密相约一起去参加红军。林雪那时情窦初开，对罗森这个充满英雄豪气的英俊少年爱慕不已。罗森却是个粗心男儿，未能悟到这一层，只拿林雪当个知冷知热又知心的姐妹，后来，罗森离开二十九军，到天津上学。在学校入了党，参加了地下工作。罗森一走，就象摘了林雪的心。她每天茶饭不思，日想夜盼，却又有苦难言。爹随孙永勤起义战死后，林雪的妈带着女儿改名换姓，东躲西藏，担惊受怕。兵荒马乱，妈直怕出事，说女大不可留，力劝女儿和一向悉心照应她们母女的刘青峰家结亲，嫁给刘大祥。林雪见罗森几年杳无音信，苦等无望，只得依允了……

进得屋来，罗森面有愧色地说：“雪妹，我这几年东奔西走，一直也没能来看你和伯父伯母……”

林雪心里又一阵难受，终于有些按捺不住，冲动地说：“当年你和我说好一起去参加红军，为什么一走就不回来了？爹死四年了。公公也刚战死。”林雪哽咽着说道。

罗森也难过得鼻酸眼热，说：“你别太难过了。今后我们就在这一带活动，我会照应你和伯母。”沉吟了好一会儿，才又小心地说：“我见到了你丈夫大祥，挺勇敢！满不错的小伙子。好好跟他